

武林

天驕



# 武林天骄

梁羽生 著

下

北岳文艺出版社

(晋)新登字2号

**武林天骄**

梁羽生著

\*

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(太原市解放路46号楼)

山西省新华书店经销 太原新华印刷厂印刷

\*

开本: 787×1092 1/32 印张: 18.25 字数: 395千字

1993年10月第1版 1993年11月太原第1次印刷

印数: 1——10000册

\*

ISBN7-5378-1232-2  
I·1210 定价: 11.80元

## 目次(下)

|    |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|------------|-----|
| 九  | 浮萍聚散 ..... | 289 |
| 十  | 客途奇遇 ..... | 319 |
| 十一 | 曲终人散 ..... | 357 |
| 十二 | 西湖风波 ..... | 394 |
| 十三 | 含冤莫白 ..... | 422 |
| 十四 | 太湖波涛 ..... | 431 |
| 十五 | 红颜薄命 ..... | 454 |
| 十六 | 变生幽谷 ..... | 486 |
| 十七 | 泪洒长江 ..... | 538 |

## 九 浮萍聚散

他们在庄外抢了官军的两匹坐骑。

进入山区，少女说道：“大哥，咱们可以歇一歇了吧。”

檀羽冲道：“好。”下马与那少女并肩而坐。

少女道：“大哥多谢你帮了我的大忙，我还没有请教你的贵姓大名呢。”

檀羽冲道：“要不是你和哈必图先打一场，我也不能这么容易就杀了他。咱们是同仇敌忾，说不上谁帮谁的忙。”

少女道：“喂，你怎么不说下去？”

檀羽冲道：“说什么？”

少女道：“你的姓名呀？”

檀羽冲道：“姓名不过是个记号，我已经说了咱们谁也不用感谢谁，你还要知道我的姓名做什么？”

少女道：“他日相逢，我总不能老是叫你做大哥呀！”

檀羽冲道：“咱们只是偶然相遇，好比浮萍聚散，两片浮萍随水漂流，一分开只怕再难相聚了。”

他是因为自己的身世有难言之隐，只怕在通姓道名之后，这少女还要盘根问底，故而不想和这少女进一步结交的。

但这少女明艳动人，想到后会无期，他在说了这番话之后，却也不禁有点黯然。

少女注视他的神色，但也没有追问下去了。

少女不开口，他倒是颇有歉意了，说道：“你在想什么，不是怪我吧！”

少女道：“你说得好，人生离合，本似浮萍聚散，我怪你做什么？不过，我却的确是在想着一件事情。”

檀羽冲道：“什么事情？”

少女道：“你这支玉箫真是一件宝贝，可不可以借我瞧瞧？”

檀羽冲笑道：“你是知音人，可惜这支玉箫不是属于我的，否则送给你都可以。”

少女道：“那可不敢当。”接过暖玉箫，摩娑一会，忽地吹了起来。

檀羽冲一听，不觉大为诧异。

原来她吹的这支曲子，也是他的师父最喜欢吹奏的一支曲子。他在心中按着节拍，默念歌辞。

“洛浦风光烂漫时，千金开宴醉为期。

花方着雨犹含笑，蝶不禁寒总是痴。

檀晕吐，玉华滋，不随桃李竞春非。

东君自有回天力，看把花枝带月归。”

甚至连吹奏出来的那种“韵味”，也是和他的师父一样。箫声初起，相当轻快，好像带来了一片明媚的春光，但渐渐就有了凄凉的意味了，不过在凄凉之中，也还是有着“期待”的。

少女奏罢，说道：“班门弄斧，见笑了。”

檀羽冲道：“原来你不但是知音人，还是此道高手呢？嗯，我说的不是客套话，你真是吹的很好。”

少女笑靥如花，说道：“多谢。”把玉箫交还檀羽冲。

檀羽冲忍不住好奇心，迟疑片刻，问道：“不知教你吹这支曲子的人是谁，你可以告诉我吗？”

少女道：“你一定要知道吗？”

檀羽冲道：“不是。我只是一时好奇，随口问问而已。”

少女道：“不过，我倒想问你，知不知道一个人？”

檀羽冲道：“什么人？”

少女道：“耶律玄元。”

檀羽冲吃了一惊，问道：“你因何要问我知不知道这个人？”

少女道：“耶律玄元是当今之世，箫吹得最好的人。听说他有一支玉箫，吹出来的乐声特别好听，而且他这支玉箫也可以当作兵器的，你的箫吹得很好，你的玉箫还可以当作兵器的，你的玉箫同样也是一件宝贝。故此我忍不住好奇，就要问一问你了。我想，你一定知道这个人的，是吧！”

檀羽冲没说“是”，也没说“不是”，却反问那少女道：“你对耶律玄元倒好似知道得不少，请问你还知道他一些什么？”

少女道：“我还知道他是辽国的王子，不过却是个私生子。他的武功和他的吹箫一样，都是世上无双。可惜他样样都好，就是命运不好。他喜欢的女子嫁了别人，而且也只是做了几年王子，就遭受国破家亡之祸了。”

檀羽冲惊疑不定，盯着她道：“你是谁？”

少女道：“你不肯告诉我，却要我告诉你？”

檀羽冲默然不语，少女忽地笑道：“咱们交换好不好？”

檀羽冲道：“怎样交换？”

少女道：“你告诉我什么事情，我就告诉你同样的事情。”

檀羽冲道：“好，你先说。”

少女道：“唉，你这个人真是半点也不肯吃亏。也罢，你不肯吃亏，就让我先说。我复姓赫连，双名清波。”

檀羽冲道：“我姓檀，名羽冲。”

少女道：“檀姓是金国的大姓，你是金国人吧？”

檀羽冲道：“我不知道。”

少女道：“这就怪了，自己是哪一国人的都不知道。”

檀羽冲道：“也没什么奇怪，我的爹爹是金国人，妈妈是宋国人，你说我应该算是金国人还是宋国人？”

少女道：“原来如此。我是辽国人，因为我的爹爹是辽国人，妈妈也是辽国人。”其实檀羽冲早知道她是辽国人了，因为“赫连”也是辽国的大姓。

檀羽冲道：“怪不得你知道身份是辽国王子的耶律玄元，你是辽国的贵族吧？”

赫连清波微笑道：“这似乎应该轮到你先说了吧？”檀羽冲心头一凛：“我不想给她知道我的来历，却如何可以问她的身世？”要知他们是有约在先，对方告诉他什么事情，他就得告诉对方同样的事情的。

“恕我问得冒昧，你不愿意说，那就算了。”檀羽冲道。

赫连清波忽地叹了口气，说道：“其实是贵族也好，是平民也好，国破家亡之后，还不都是一样。不过，你若想要知道，我告诉你也是无妨。我们这一家二十年前是住在燕京的一家普通人家。”说罢，好像有点害怕檀羽冲不相信的样子，又再加上一句：“信不信由你。”

檀羽冲半信半疑，好在他从对方的回答之中已经得到“启发”，便即模仿赫连清波的口气说道：“我们这家十年前是住在盘龙山上的一家普通猎户，我的父母都是猎人。”同样加上一

句：“信不信由你。”他这话倒不能算是说谎，不错他的祖父是金国的王爷，但逃至盘龙山之时，早已放弃了王位，他的父亲母亲的确是以打猎为生的。

赫连清波道：“你肯相信我，我就相信你。你还想知道什么？但这次总该轮到你先说了吧？”

檀羽冲道：“好，我说。实不相瞒，你说的那位辽国王子耶律玄元正是我的师父，这支玉箫也是他给我的。”

赫连清波道：“我的武功和吹箫都是我的娘亲教的。”檀羽冲怔了一怔，说道：“你吹的那支曲子也是令堂教的？”

赫连清波道：“是啊，你觉得有什么不对？”

檀羽冲道：“没、没什么。”

赫连清波笑道：“你骗不过我的，我从你的眼神之中，看得出你觉得奇怪。”

檀羽冲道：“只因我听过师父吹过这支曲子，所以忍不住问问而已。要是好奇，也未尝不可。”

赫连清波道：“好，那我就替你解开疑团吧。刚才我还未说完呢，不错，这支曲子是家母教我吹的，但她也是有她的师父的呀。”

檀羽冲道：“哦，令堂的师父又是谁呢？”

赫连清波道：“是她的金兰密友，也是住在她邻家的一位姑娘。”

“你的师父有个秘密，不知你知不知道。二十多年前，在他未曾成为王子之前，他也是住在燕京的，和普通百姓没什么两样。”檀羽冲道：“我知道。”

赫连清波继续说下去：“那时，耶律玄元喜欢一位姓齐的姑娘，时常吹箫给她听。这位姓齐的姑娘就是家母当年的好朋

友，她们是比邻而居的。”

檀羽冲道：“哦，原来这样。”

“那时我还没出生呢。”赫连清波继续说道：“但家母倒是很想念这位姓齐的姑娘的，听说她后来改嫁了别人，你知道这件事情吗？”

“我，我不知道。”檀羽冲道。其实，他当然是知道的，这位“齐姑娘”，就是商州节度使完颜鉴的夫人，这位完颜夫人不但是他的师父的旧情人，和他一家也是有着特殊关系的。

这是他第一次说谎，不觉得脸上有点热。

赫连清波似乎并没注意到他的神情，说道：“你还要知道什么？”

檀羽冲不敢再问下去，说道：“没什么了。天色不早，此地不宜久留，咱们就此分手了吧？”

赫连清波道：“你上哪儿？”

檀羽冲怔了一怔，说道：“我没一定去处。”

赫连清波道：“真的吗，这可真是巧极了，我也是没有一定去处的。”

听她的口气，竟似乎想和檀羽冲结伴同行。

檀羽冲在知道了她和自己的师父间接也有一段渊源之后，对她更增好感，不过他身负国恨家仇，纵然是有好感，也不敢和她相处太深。因为即使不怕泄漏了自己的秘密，也怕连累了她。

“我想先回到盘龙山祭扫爹娘的坟墓，不敢委屈姑娘作伴，咱们就此别过。”说罢，檀羽冲纵马上山。他这样说过，赫连清波自是不好意思跟他上山了。

赫连清波强笑道：“你说得好，浮萍聚散本无端，这样散了

也好。”

檀羽冲心头一热，忍不住冲口而出，说道：“但愿两片浮萍，将来还有碰在一起的时候。”

赫连清波已经跨上坐骑，下山去了。

一在山上，一在山下，赫连清波的背影已经不见了，但檀羽冲仍然隐隐听见了随风吹来的她的一声叹息。

“浮萍聚散本无端”，檀羽冲的心里不觉也是兴起一片无可奈何的感觉，怅怅惘惘，独自上山。

赫连清波引起他的感触还不只此。在他和赫连清波之间，是还有一条“纽带”连系着的，这条“纽带”用现代的语言来说，亦即是“人际关系”。他不禁心里想道：“这个世界也真是太细了，想不到我母亲的恩人，也是她母亲的好友。”

他对完颜鉴殊无好感，甚至可以说是有仇，因为她的母亲是被完颜鉴的手下射杀的。但完颜鉴的妻子却曾救过他母子的性命，而且若没有她的收留，在那个兵荒马乱的年头，他们母子也的确是难以找到容身之地。

但这个恩人，也带走了他的妹妹。当时还未满三岁的妹妹。

当然他知道完颜鉴夫人带走他的妹妹，是出于一番好意，但这个妹妹，他总是要找回来才行。

他也知道师父的心事，师父虽然业已隐居深山，不问世事，决意要练成绝世武功，他把自己的理想和抱负都已寄托在他的身上了，但他知道，他的师父还有一个抛不开的人，那人就是他的旧日情人，亦即是完颜鉴的夫人。

完颜夫人是在七年前离开丈夫，耶律玄元不知她的下落，也没打听过的消息。他的心事只有徒弟知道。

为了找寻自己的妹妹，为了师父的想念，他都应该设法去打听完颜夫人的消息。

“不知完颜夫人是否已经回到燕京老家，可惜我刚才忘记了向清波打听她母亲旧家的住址。她的母亲和完颜夫人本是邻居的。”

他回到了七年前的旧家，所有的亲人都已长埋黄土，他孑然一身，不禁怆然泪下。

但不幸中之幸的是，他的父母和爷爷、外公（张炎）等人的埋葬地点是在两面悬崖夹峙下的一个幽谷，是外人很难发现的隐秘之所，倒没有受到破坏。

四个亲人，三座坟墓。为了怕给外人发现，三座坟墓都没敢立下墓碑，也不像一般坟墓的形式，只是三堆“土馒头”。如今土堆上都已是野草丛生了。左边那一堆黄土埋的是他的“外公”张炎，中间那堆是他的爷爷檀公直，右边那堆黄土则是他的父母合葬。但除了他之外，又有谁能知道，这三抔黄土之下，埋葬的竟是金国的贝勒、贝子、大宋的义士和抗金名将岳飞的外孙女儿？

天色忽地转为阴沉，落下小雨。苦雨凄风，天公也似为他悲泣。檀羽冲撮土为香，在爷爷坟前禀告：“爷爷，我已经杀了哈必图，替你报了仇了！”

但真的报了仇么，一阵冷风吹来，他从激动中恢复了清醒，他知道爷爷真正的仇人其实是金国的皇帝，哈必图不过是奉命行事的奴才头目而已。他的武功再好，这个仇只怕也是难以报。爷爷也未必望他真的去杀了金国的皇帝替自己报仇。

他心头苦笑，转过身，在父母坟前跪下，说道：“爸爸、妈妈，我回来了。妈妈，我没有辜负你的期望，我已经跟师父学好武

功回来了。你的教导，我绝不敢忘记。”他迎着苦雨凄风，走到“外公”坟前跪下，他已经知道这个“外公”并不是他的亲外公，但这个外公对他母子恩重如山，而且也是最疼他的。他怀着悲与歉疚的心情，跪在张炎坟前说道：“公公，你对我们母子的大恩大德我是永难报答的了。你暂且在这里安歇吧。你的心愿我将来必定为你做到的。”

张炎的心愿是什么，就是希望在他死后，尸骸能够重归故旧，安葬在他故主张宪的坟墓旁边。

他的这个心愿，是在他的生前，告诉檀羽冲的母亲的，檀羽冲的母亲在她临死之前，也还没有忘记把她这个义父的心愿当作遗嘱吩咐自己的儿子。

张彦的故主张宪就是檀羽冲真正的外公。而檀羽冲亦已知道了母亲的外公（亦即是他的外曾祖父）乃是宋朝的抗金名将岳飞。他的外公张宪不但是岳飞的女婿，也是岳飞手下的第一员猛将。

外公和外曾祖父他都没有见过，他的母亲也没有见过。

但他的母亲生前却是渴望能够回去祭扫他们的坟墓的。而檀羽冲对这两个未见过面的早已死了多年的尊长，也怀着极其敬慕的心情的。

妈妈留给他的传家之宝还藏在他的身上，那是一个锦盒，锦盒里藏的是一张色泽已变得暗黄的纸条，但在这张残角的纸张上却有岳飞亲笔写的一首词，这张岳飞的笔迹是张炎舍了性命保存下来，在临死之前交给他的妈妈，他的妈妈又在临死之前交给他的。

这首满江红词，他早已熟记心中，用不着打开锦盒，拿出来看了。

他站在风雨之中，手指触摸锦盒，胸中尽是激情，放声吟道：

“怒发冲冠，凭栏处，潇潇雨歇。

抬望眼，仰天长啸，壮怀激烈。

三十功名尘与土。

八千里路云和月。

莫等闲，白了少年头，空悲切。

.....

遥望南天，依稀可以想见他的外曾祖父当年策马横刀，高呼“直捣黄龙，与诸君痛饮”的豪情；檀羽冲不禁悠然神往。

他从师父口中知道，害死岳飞的那个奸臣秦桧亦早已死了，如今岳飞的冤虽然还未得到皇帝正式下诏昭雪，但岳飞的坟墓则已是得到皇帝的默许在西湖旁边建起来了。

即使没有母亲的遗嘱，他也是多么的想到这位抗金名将的墓前，一致心中的悼念啊！

不知不觉之间，已是雨收云散，但他的心情还是像风雨如晦之际的一样凄迷。

是南赴临安，还是北上中都。

他望向远方，在想着自己要走哪一条路。

忽地看见山下尘头大起，有一队金兵押着一群“壮丁”经过，说是“壮丁”，有许多其实已是饿得面黄肌瘦的病夫了。兵士正在鞭打那些走不动的“壮丁”，强逼他们跟上队伍。

站在高山上的檀羽冲当然看不见“壮丁”的病容，鞭打的动作也看不见。但他却听得见他们哀号的声音。

有那么多人希望过太平的日子，那就总有办法可以阻止战争吧？他想。也唯有阻止战争，才能够解救那些人的苦难。

“我不入地狱，谁入地狱？”终于他下了决心，走下山去，走向北方。

太阳重新从乌云里爬出来，乌云渐渐消散，他心底的阴霾也渐渐消散了。

眼底是“秋光”，心底却是“春光”，是明媚的春光。

赫连清波也正是在北上金京的途中。

和檀羽冲一样，此际她也正是心潮澎湃，不能自己。

不同的是，檀羽冲尚未知道她的来历，而她则已是知道檀羽冲的来历了。

“看来这个姓檀的少年，多半就是檀公直的孙儿了。”因为檀公直和耶律玄元有深厚的交情，这是她早已知道的事。檀羽冲姓“檀”，又是耶律玄元的徒弟，自是用不着檀羽冲自己说出来，她也猜得到他是谁了。

她走的是一条山路，山色清幽，但她的心情却是烦乱之极。

她的烦恼正是由于业已知道檀羽冲的身份所致。檀羽冲既是檀公直的孙儿，又是耶律玄元的徒弟。

“这两个人乃是当今皇上最顾忌的人，檀公直听说已经死了，但死讯还没证实。耶律玄元这几年来销声匿迹，也不知躲到哪儿。想不到我却会在归云庄里碰上他的徒弟。我本来只想惩戒归元龙的，想不到又杀出一个哈必图。我不想对哈必图说明我的来历，阴错阳差，这姓檀的小子竟然变成了我的救命恩人。

“这件事情，我可以瞒住皇上，但若是父王问起，我可怎能隐瞒呢？父王可正是要我打听耶律玄元的下落啊！他虽不是我的生身之父，但却是我当作亲生女儿一样抚养的。”

“浮萍聚散本无端”，不知不觉，她又想起檀羽冲和她说过的这句诗了。

她唯有苦笑，除了苦笑，她还能怎样呢？

两片随着水漂流的浮萍，偶然碰在一起，再次相聚的机会就微乎其微了。

“我也宁愿不再碰上他了。但他却哪里知道，我可并不是随水漂流的浮萍，我只是操纵在别人手里的风筝。不管飞得多高，飞得多远，除非风筝的线断了，否则我总是要回到别人的手中。”

前面有座山岗，山路是绕着山岗而过的，山岗上有一个人，这个人好像被她的坐骑的铁蹄踏地声音惊动，回过头来，望了一望。

赫连清波本来是不在意的，但当她骑马跑上这座山岗的时候，那个人却忽然不见了。

赫连清波本来是不把这个人放在心上的，但忽然不见了，却是不能不有点奇怪。

要知她虽然不是纵马急驰，但无论如何，马总是比人跑的快的。她立马山岗，向前路看去，也是不见那人踪迹。

“奇怪，这个人为什么要躲我呢？”她忍不住好奇之心，噼啪的响了一下马鞭，喝道：“什么人鬼鬼祟祟的躲在这里？给我滚出来？”

没人回答，也没人出来。

原来这个人不是别人，正是那曾经当过完颜鉴的卫士，后来却变成了归元龙门下食客的那个侯昆。

赫连清波正在盘算用什么方法逼他自动走出来，忽然看见有二个人骑马跑上山来，还未看清楚，便听得一个似曾相识

的声音说道：“不错，正是这个妖女！”

赫连清波定睛一看，说话这个人原来是归元龙的大弟子班定山。

走在班定山前头的是一个红衣番僧。

听他们的语气，红衣番僧是应班定山之请，前来追踪她的。

赫连清波不理睬那个番僧，冷笑说道：“班定山在归云庄中，你已经对我磕过了头，无须这么多礼，再来送行。”

班定山哼了一声，说道：“小妖女，你知不知道这位大师是谁？他是送你上西天的，你死到临头，尚敢口出狂言。”说时迟，那时快，红番一马当先，已然来到。

红衣番僧喝道：“给我滚下马来！”声出掌发。两人之间的距离还有七八丈远，赫连清波那匹坐骑已是如受铁锤猛击似的，一声长嘶，四蹄屈地。赫连清波从马背上飞身跃起。

班定山正在给那番僧喝彩，赞他的劈空掌力功夫天下无双，那知掌声未绝，忽见红衣番僧的坐骑，也似发了狂似的，向石崖冲去。红衣番僧大惊，急忙跳下。

赫连清波在半空中翻了个筋斗，双足着地。不但姿式美妙，而且是在番僧着地之后方始落下。

红衣番僧的坐骑撞在崖石上，撞得脑浆涂地，登时死了。赫连清波的坐骑被番僧的劈空掌力震翻，跌下悬崖，只听一声极为刺耳的凄惨嘶鸣，料想也是死了。

原来番僧的坐骑，是给赫连清波的两枚梅花针射瞎了眼睛。梅花针是最小的一种暗器，她又是在空中射出。红衣番僧根本就防不到她还有这手功夫，不过，假如她不是射马而是射人的话，则是绝计伤害不了那红衣番僧的。红衣番僧有一身横